



秘书长为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之控诉而指派的专家所提出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1. 1983年11月3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给联合国的一个函件中首次指控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S/16128)。所称化学武器一事是重申最初于1983年10月28日提出的那项要求(S/16104)，即要求秘书长派遣第二个调查团前往该地区查明非军事目标受损情况。¹

2. 秘书长按照派遣第一个调查团时所使用的程序，就伊朗的请求同伊拉克进行了协商。伊拉克指出，安全理事会其时已在1983年10月31日通过了第540(1983)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安理会还谴责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并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针对非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城市地区和居民地区。安理会并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继续其调解努力。伊拉克的立场是：安理会的决议应全面完整地执行(见A/38/560-S/16120)。伊朗基于S/16213号文件所述的种种理由，对该决议置之不理。

3. 在这种情形下，并考虑到双方所关心的方面，秘书长乃提议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该地区，其任务既是弄清双方对冲突问题的官方立场，又是调查非军事目标的损坏情况，包括对可能使用过的军火类型予以确定。秘书长的这项提议最初以口

¹ 秘书长根据伊朗的请求并征得伊拉克的同意派出的前一个调查团于1983年5月20日至6月2日访问了该地区(见S/15834)。

头方式提出，后来载于 S/16337 号和 S/16338 号文件和与私人的通信内。双方对秘书长提议的反应皆载于 S/16340、S/16342、S/16352 和 S/16354 号文件。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随后的一些信件²以及该国常驻代表同秘书长的私下讨论中，重申了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报纸的报道表明，有些国家的医疗部门给伊朗国民以治疗或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都没有排除曾经使用过化学武器的可能性。接着，各国政府和各种公私组织都日益要求进行客观和公正的调查。

5. 秘书长意识到《宪章》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及他身为秘书长所负的道义责任，认为有责任查明事实真相，因此就请了四位在其各自领域内十分杰出的专家去伊朗进行调查。这四位专家是：

Dr. Gustav Andersson, Ph.D.
Senior Research Chemist
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Institute
Umeå, Sweden
瑞典乌默奥
Dr. Manuel Dominguez
Colonel, Army Medical Corps and Specialist in ABC
Professor of Preventive Medicine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Madrid, Spain
西班牙马德里
Dr. Peter Dunn, D.Sc., B.Sc. (Hons), FRACI
Superintending Scientist
Materials Research Laboratories
Department of Def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澳大利亚墨尔本
Colonel Oberst. Ulrich Imobersteg, Dr. phil. chem.
Chief, NBC Defence Division
Ministry of Defence
Bern, Switzerland
瑞士伯尔尼

² 见 S/16139, S/16140, S/16154, S/16220, S/16235, S/16331, S/16340, S/16346, S/16352, S/16378, S/16380, S/16384, S/16397, S/16408, A/39/132-S/16416 号文件。

6. 专家们于1984年3月13日前往德黑兰，于3月19日返回。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特等干事伊克巴尔·里扎先生陪同专家前往，他协助他们安排工作并同主管当局联络。专家们于1984年3月21日向秘书长提出了一份联合报告。

7. 秘书长深深感谢专家们在困难而危险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中作出了献身精神，他要把他的这种感谢记录在案。

* * * *

8. 秘书长进行本次调查的决定，是以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为指导的，根据这种精神，秘书长在将专家报告转发给安全理事会参考时，对于专家们所得出的一致结论，即认为关于曾经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确是事实这一点不能不感到遗憾。只是在几天之前，秘书长就曾表示，他强烈谴责使用这类武器，不论其在何处使用，抑或在何时使用。

9. 事实上，秘书长极为重视严格遵守国际社会为防止和减轻人类痛苦这个高于一切的目的而一致同意的一切国际行为的原则和规则，不论这些原则和规则涉及使用具体武器、战俘待遇还是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方面。

10. 在说了上述各点之后，秘书长仍然深信，只有终止不断耗竭伊朗和伊拉克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悲惨冲突，才能充分体现这些人道主义关切。因此，秘书长再次重申，他愿意协助进行任何可以使这两个国家人民走向和平的努力。秘书长殷切希望两国政府都能提供机会，让人从事这类努力，而且所有其他国家也能以任何它们认为适当的和平方式对此目的作出贡献来协助这两个国家。

附 件

秘书长为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之控诉而指派的专家所提出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送文函		6
一. 职权范围	1	7
二. 方法	2 - 3	7
三. 弹药方面	4 - 13	7
四. 化学方面	14 - 21	10
五. 医学方面	22 - 34	12
六. 结论	35 - 36	14

附 录

一. 活动日程表	15
二. 国防研究所, 瑞典, 乌默奥: 伊朗指控的化学武器样品的分析 报告, 1984年3月18日	17
三. 什皮兹 A C 实验室, 瑞士: 化学战争物质样品分析报告, 1984 年3月19日	18
四. 国防研究所, 瑞典, 乌默奥: 伊朗控称的化学武器样品的分析 报告, 1984年3月20日	19
五. 国防研究所, 瑞典, 乌默奥: 伊朗控称的化学武器样品的附加 分析报告, 1984年3月21日	20

目录 (续)

	<u>页 次</u>
六. 什皮兹 A C 实验室, 瑞士: 化学武器物质 / 第二号样品, 1984年3月22日	21
七. 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医生检查的病人情况报告, 附有关 临床记录	22

送文函

1984年3月21日

秘书长先生，

谨随函附上你要求我们进行的关于在伊朗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调查报告。

为了进行此项调查，我们于1984年3月13日至19日访问了伊朗，目的在于就地收集和调查证据。本报告是我们在回到日内瓦之后编写的。

我们要正式向伊朗政府对我们整个调查期间所提供的合作和协助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们还要对联合国秘书处成员，特别是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的阿克巴尔·里扎先生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们要特别向那两个在技术方面协助我们进行这次调查的实验室表示感谢。

虽然我们是作为个人身份指派的，但是我们都同意作为一个集体一道工作，而且我们的结论也是全体一致作出的。

秘书长先生，我们要向你寄予我们的信任表示感激。

Dr. Gustav ANDERSSON (签名)

Dr. Manuel DOMINGUEZ (签名)

Dr. Peter DUNN (签名)

Colonel Oberst. U. IMOBERSTEG (签名)

一. 职权范围

1. 秘书长请专家们尽可能确定化学武器是否在伊朗被使用过，如果是，则其种类和使用范围。

二. 方法

2. 专家们为执行其任务，按情况所需采取了若干途径：(a)访问政府官员，取得有关所称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b)视察战区，调查据称载有化学物的武器之证据，并收集样品，供位于欧洲的专门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检验之用；(c)在德黑兰对从战区运至首都的武器进行检验；(d)对若干据称受到毒物伤害的病人进行临床检查。这种检查既在战区，也在德黑兰接受这些伤员的医院中进行。

3. 专家们在伊朗停留了六天。其活动日程表载于附录一。

三. 弹药方面

4. 1984年3月14日下午12时40分抵达调查区域1（沙特—埃—阿里）。该地区为沼泽地，四周为坚实陆地（可支持重型装甲车），并有水域、高沼地和耕地纵横交错其间。调查的目标区附近有一个炮兵单位，目标区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但专家们未去那里。据报有若干相同类型的炸弹散落于该地区。经现场察看，这些空投炸弹中有七枚已部分损坏，弹腔已空。

5. 民兵（革命警卫队）队员报告说，过去几天里发生过空袭（日期不明），涉及有三架不同类型的伊拉克飞机（据说是米格式、苏霍伊式和幻影式）参与了空

袭。据说每架飞机或许各载八个炸弹，飞行高度为200米至300米。目标区内的弹坑约2米深，直径约为5米。

6. 同日下午2时30分抵达调查区域2（胡尔—乌尔—胡韦泽赫）。该地区是没有植物或掩蔽物的完全开敞平坦的沙漠地带。就可查明的范围而言，该地区由民兵单位占领。伊拉克对胡尔—乌尔—胡韦泽赫的攻击据称发生于1984年3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人们说造成了若干伤亡，其中有许多人是在1984年3月14日晚间接受检查的。目标区内有一些炸弹，其特性与在沙特—埃—阿里察看到的一样。专家们察看了两个部分损坏的空投炸弹和一个未爆炸弹。

7. 专家们在两个视察区域未见到有任何未爆炸弹或火箭，或此类弹药的碎片。

8. 所视察的两个区域看来都不属于通常被选为常规攻击目标的一类区域。其所以使用装有化学品的炸弹，可能是要彻底清扫这些区域，这样在经过一段安全期后攻击部队便可加以占领。也有可能是在据报攻击沙特—埃—阿里的行动中，目标或许是炮兵阵地，但未击中。

9. 视察区域内所发现的炸弹是在现场察看的。有三个炸弹被伊朗当局运至德黑兰，供专家们进行更为透彻的检查。所察看到的所有炸弹的弹体均标有“BR 250 WP”字样。标志呈绿色，在近锥形弹头部位处还有一条10厘米宽的黄带。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标志。每个炸弹均有两个悬耳，看来这表明炸弹是装在投弹飞机的外部。经对未爆的炸弹和损坏的炸弹进行的检查表明，这些炸弹中装有一种液态物质。由于所察看的炸弹均属同一类型，可以断定所有炸弹，包括已爆炸弹在内，都是为装载液体而设计的。

10. 炸弹的体积与重量如下：

全长：2.26米

有效载荷圆柱体长度（不包括平衡器和信管）：1.34米

有效载荷圆柱体直径：30厘米

总重量：135公斤（近似值）

空弹重量：86公斤（近似值）

有效载荷：49公斤（近似值）

11. 每一个炸弹的内部均有一个起爆管（长度约为1.34米，直径约为5.3毫米）。1984年3月17日（星期六）下午6时左右在德黑兰贾哈朗达拉特民兵大道帕德冈沙希特贝赫希蒂，卫队志愿人员当着专家们在场，并冒着一定的人身危险，打开了起爆管，以便对弹内之物进行检查。在钢管前部60毫米部位处被切断和一个涂黄色的铝盖被撬开后，即露出一种易碎的灰白色粉块。于是取出一小部分加以点燃。鉴于火焰很旺，专家们断定这是一种炸药。这种炸药通常是用来加强炸弹内物体的散飞能力。

12. 炸弹弹体由1至2毫米厚的薄钢片制成，可被炸药炸成大部为纵向的大块。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这类炸弹不是用来作为常规高爆武器的。其设计看来原来就是要炸弹爆炸后，使内装液体成为喷雾和气体散布到面积相当宽广的区域，这样就可造成各种大小不同的水滴、各种浓度不同的气体，产生种种不同的效果。

13. 每一个炸弹均装有一个定时信管；这表明可以在某一选定的高度引爆，使内装液体发挥最大的作用。信管上有以下标志：

"PARA TIEMPOS DE ARMADO
INFERIORES A 6 SEGUNDOS
QUITAR EL TORNILLO
VISOR ROJO PELIGRO
Esp. MU 09
LOT 83.01"

四、化学方面

14. 3月14日，专家们优先检查了一颗在胡尔-乌尔-胡韦泽赫找到的未爆炸的炸弹。炸弹部分用土盖着，以防为从受损信管周围流出的液体所伤害。专家们收集了浸润着液体的泥土样品。民兵志愿人员拆除信管，以便能够收集真正的液体样品供化验之用。信管拆除工作虽有一些困难，并有一些危险，但在下午4:05时，终于卸下了。民兵在专家们的监督下，收集了几份液体样品。样品一共是三份，由专家们包好，以便由他们安全运回德黑兰。收集的样品总共为40-50毫升。

15. 1984年3月15日（星期四）上午在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疗中心的门诊实验室检查和测试了这些样品，并重新加以包装，以便安全运往欧洲的名牌实验室进行关键性的分析。这些样品是暗褐色的油状液体，在德黑兰使用试纸化学剂测试法（编号6665-21-858-8494）测试时，显示出深红颜色，这说明内含芥子气，但未测得含有路易氏剂或神经毒剂的阳性反应。把三件样品，各一毫升，分别置于干燥的有旋盖的瓶内。然后再把每一个瓶子装在内装活性碳粉作为干燥剂的250毫升旋盖塑料罐内。每一个塑料罐再用厚塑料膜捆扎，以便安全运输。所有这些处理液体的工作均在一个高效去烟橱内进行。

16. 两件液体样品由可靠的人运送，一件送往瑞典乌默奥国防研究所（FOA-4），另一件送往瑞士什皮兹AC中区AC实验室。第三件样品后来交由后者安全保管。

17. 这两件样品分别在两个实验室利用精密的仪器分析技术加以检验，包括气相包谱法、质谱法、中子和碳-13核磁共振法，并与一件真的样品进行比较。

18. 这些样品显示含有优质 2, 2'-二氯乙硫醚, 并含有若干微量杂质和少许硫。这种化合物通称为芥子气, 代号为 (H)。两件样品均未发现含有毒枝毒素。瑞典国防研究所和瑞士 A C 实验室的化验结果相同, 均载于附录二和三内。光谱、色谱和其他实验的详细情况都可向这两个实验室索取。

19. 1984年3月18日(星期日), 专家们应伊朗当局的紧急请求, 要求他们取得新的证据, 乃同意再度前往阿瓦士。在塔夫蒂体育场诊疗所, 他们看到了液体和泥土样品。据称这些样品与1984年3月17日(星期六)上午11:15时左右在约费尔地区向伊朗部队发动的一次空袭有关。他们告诉专家, 在空袭发生时, 天气温暖, 略有微风。一名目击这次空袭的民兵说, 有一颗未爆炸弹的弹壳破裂, 样品由另一名民兵从漏出液体的炸弹收集而得。他还说, 这颗炸弹与先前几次空袭中所用的炸弹外观相同, 其证据已在前几天给专家们看过。专家们要求将这次空袭中所用武器的碎片送到阿瓦士, 供检查之用。伊朗当局表示, 由于专家启程在即, 这项要求无法办到。

20. 专家们利用诊疗所眼科的设备, 收集了两份各约一毫升的液体样品, 备供详细化验。由于没有活性炭, 乃将样品瓶包在乾土中。这两件样品由专家运回德黑兰, 然后再由可靠人员运往前述实验室。

21. 这两份样品显示含有 N, N'-二甲胺基氰磷酸乙酯(含量超过75%)和氯苯(约含12%), 并有少量的挥发性物质和磷酸三乙酯(1-4%)和 N, N'-二甲胺基磷酸二乙酯(3-10%)等若干其他含磷物质。这项组成与已知的神经毒气塔崩相符, 其代号为 (GA)。在这种物质中, 氯苯作为平衡剂之用。瑞典国防研究所的化验结果和瑞士 A C 实验室的化验结果相同; 详细化验结果载于附录四、五和六。分析结果可向这两个实验室索取。

五、医学方面

22. 第一组医学检查是于1984年3月14日至17日在下列各医院进行的：阿瓦斯塔夫蒂体育场诊疗所（一座野战医院）；戈勒斯坦医院（阿瓦士大学医院）；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和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烫伤科医院）。受检查的共有37名病人和另外4名由于伤势轻微毋须住院的人。被检查的还有六个在上述医院死亡后送往德黑兰验尸房的尸体和六个从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医院运还的其他尸体。3月18日，专家们目睹了阿瓦士大学医院所进行的尸体解剖。

23. 从上述检查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32名病人所显示的临床症状，据病人通过翻译说，是在遭遇到飞机掷下的炸弹爆炸后出现的。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从发出的火光知道爆炸，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从有些人说有辛酸味，有些人说有类似大蒜的味道才知道发生了爆炸。

24. 依照病人的说法，初期迹象是在遭到爆炸后25分钟至4小时以后出现的。在检查了曝露期长短不同的病人以后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即：大多数病人临床症状是以眼结膜炎开始的，病情逐渐加重，双眼有异物感并伴以羞明。有许多病人的症状至少持续18日，这是曝露与检查之间最久的时间间隔。此外，还有许多病人发生眼睑水肿，妨碍角膜的检查。许多病人出现急性鼻溢。

25. 然后出现严重的皮肤红斑，有些病例则有轻微的丘疹，这些红斑的颜色逐渐加深，成为酒红色或甚至黑色。显然，这种症状是在曝露后若干小时后出现的，不管皮肤是否有衣物的掩盖。这些红斑出现于躯体上的许多部位，有一个病例则散布到80%的皮肤表面。虽然红斑可以发生在皮肤的任何部位，但是在被检查的病人身上，红斑最常出现和最严厉的部位是腋窝、阴囊和阴茎，次之是腹股沟、肘和膝的内侧，可能是由于这些部位的皮肤具有较强的敏感并且出汗较多。生殖器官也出现深色的损伤。

26. 随后就出现圆顶状的在挤压时充满黄色液体的水疱。这些水疱大小不一，

有的只有几毫米，有的有若干分米，有些病例的水疱体积相当大。这些水疱通常是圆形或长圆形的，但有些病例的水疱的形状是不规则的。通常，一个病人身上出现许多水疱，唯一的例外是一名负责拆卸信管的技术员，他只在腕部出现一个水疱。

27. 许多病人发生鼻腔阻塞、鼻溢和鼻痂。有许多病人出现气管炎以及喉炎，还有声嘶、血痰和多痰。有些病人在临床上和在X线照相上出现支气管肺炎和局限性肺炎的迹象。

28. 极大多数病人出现白血球减少症，其中有一个病人每立方毫米的血液中的白血球数额低达300个，而正常人的数额则为6,000个左右。由于白血球减少，病人极易受感染。最初，白血球减少症是属于淋巴细胞减少。此外，也出现血小板减少症，但并不很明显。在被检查的病例中，没有发现红血球的病变。唯一严重的生物化学病变是高量乳酸脱氢酶。

29. 临床和分析的综合结果，完全同起疱剂——更为具体地说：硫芥气——所引起损伤的各种症状相符合。

30. 第二组检查是于1984年3月18日在阿瓦士塔夫蒂体育场诊疗所内对前一日入院的病人进行的。四十多名病人仍然留在诊疗所内。其中有6名病人是在时间许可范围内受检查的。据说，他们是同其他四百名左右的人士一起在约费尔地区遭受据称是一次化学武器袭击而入院的。

31. 根据院方所提供的资料，这些病人入院时的症状是：呼吸器官症状、急性精神激动、恶心呕吐、大小便失禁和心搏徐缓。其中只有一个病人出现呼吸困难。所有病人都出现流泪、鼻溢、不显性出汗、四肢、口和舌的轻微震颤、急性瞳缩、眼调节失调。据报道，有两个病人的乙酰胆碱酯酶的含量大大低于正常。有好几个病人出现急性眼结膜炎。

32. 有人向专家报道说，病人中的民兵成员配备有注射器，每当空袭之后，他

们就用它给自己注射阿托品。 注射阿托品可能减轻了症状。

33. 临床症状、分析结果和阿托品辅药试验表明：这些病人都受到了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可能是有机磷化物——的作用。观察到的眼结膜炎不是由于上述化学物质所引起的，可能是由于伴同着的其他化学物质所引起。

34. 从每一个被检查的病人所观察到的病况摘要载于附录七内。

六. 结论

35. 如下是我们一致的结论：

(a) 正如上文所述，用空投炸弹这种形式的化学武器曾在伊朗境内，专家所视察的地区内使用。

(b) 所使用的化学剂的类型有二氯乙硫醚（又称芥子气）和 N, -N' 二甲胺基氰磷酸乙酯——一种俗称为塔崩的神经剂。

36. 在我们所能掌握的时间和资源范围以内，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化学剂被使用的程度和规模。

附录一

活动日程表

1984年3月12日(星期一):

—从日内瓦出发

1984年3月13日(星期二):

—抵达德黑兰

—同外交部会晤

—访问德黑兰验尸房

1984年3月14日(星期三):

—访问战区

- 检查战区的两个处所，检查空投炸弹并收集样品
- 在野战医院和在阿瓦士检查并询问病人

1984年3月15日(星期四):

—访问德黑兰各医院

- 检查病人
- 对在战场上收集到的样品进行初步的实验室试验

1984年3月16日(星期五):

—检查从战区运至德黑兰的空投炸弹

—访问德黑兰验尸房

1984年3月17日(星期六):

—进一步检查空投炸弹

1984年3月18日(星期日):

—访问阿瓦士

- 检查塔夫蒂体育场诊疗所的病人
- 接受样品

—访问德黑兰的医院

- 询问病人

1984年3月19日(星期一):

—离开德黑兰

—抵达日内瓦

1984年3月20日(星期二):

—编写报告

1984年3月21日(星期三):

—编写报告

附录二

国防研究所

第四处

瑞典，乌默奥 S-901 82 邮区

1984年3月18日

伊朗指控的化学武器样品的分析报告

1. 1984年3月18日上午10时在乌默奥收到样品，检视包装，并无启封过的迹象。

2. 盒内装有填满活性碳的250毫升塑料罐。活性碳内埋有20毫升的旋盖玻璃管，内装大约1毫升褐黑色液体。

3. 经分析后，样品显示含有下列化合物：

2, 2'-二氯乙硫醚 (1) 含量超过98%

2, 2'-二氯乙二硫醚 (2) 痕量

1, 2 - 二氯乙基硫乙烷 (倍半芥子气) (3) 痕量

2, 2'-二氯乙基硫乙醚 (4) 痕量

硫 (5) 痕量

化合物(1)由GC/MS(Hewlett-Packard 5992B)、H-NMR和C13-NMR测得。化合物(2)-(4)由GC/MS测得。化合物(5)由极谱仪测得。同时附上一些光谱照片。

除上述物质之外，未测得浓度高于0.5%的任何其他有机物。

利用电子激发X-射线发射分析，测得痕量铁。

国防研究院

化学系

约翰·桑德森 (签名)

附录三

国防军团

什皮兹 AC 实验室

[原件：德文]

1984年3月19日，什皮兹

化学战争物质样品分析报告

- 分析的样品为0.5毫升深褐色液体。
- 根据质谱、 ^1H 和 ^{13}C 核共振谱、薄层色层谱和气体色层谱的分析，主要成分为硫芥气。
- 气体色层谱显示芥子气含量略低于百分之90。
- 猜测含有少量氧芥子气(T, O芥子气)(大约百分之5)。
- 样品中未含有路易氏毒气、CS或CN(无法由核磁共振谱和薄层色层谱测得)。
- 刺鼻的气味可能是由于制造时所使用的氯化剂所产生(亚硫酰氯、三氯化磷)。
- 真菌毒素：无(薄层色层谱可测得的最小量为百分之5)。

附录四

国防研究所

第4部

瑞典，乌默奥 S-901 82 邮区

1984年3月20日

伊朗控称的化学武器的分析报告

1. 1984年3月19日上午10时在乌默奥收到(第二件)样品。

2. 盒内装有填满了干砂的旋盖玻璃罐。干砂内埋有一旋盖玻璃管，管上部分包缠了粘性带，内装大约0.5毫升深色液体。

3. 经分析后，显示样品含有下列化合物：

N, N'-二甲氨基氰磷酸乙酯(塔崩)(1)，含量占样品的75%以上。

氯苯(2)大约占样品的12%。

化合物(1)由GC/MS(Hewlett Packard 5992B)，H-NMR, C13-NMR和P31-NMR测得。化合物(2)由GC/MS, H-MNR和C13-NMR测得并由GC作出定量分析。同时附上一些光谱照片。

样品中可能含有少量挥发性很高的化合物，P31-NMR显示样品中尚有少量未经确定的含磷化合物。

样品含有固体剩余物，尚未对其进行分析。

国防研究所

化学系

约翰·桑德森(签名)

附录五

国防研究所

第4部

瑞典，乌默奥 S-901 82 邮区

1984年3月31日

伊朗控称的化学武器的附加分析报告

对1984年3月20日提出的分析报告中所述的样品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除了N, N'二甲氨基氰磷酸乙酯和氯苯外，还鉴定出含有如下化合物：

磷酸三乙酯(3)含量为样品的1-4%。

N, N二甲氨基磷酸二乙酯(4)约占样品的3%。

化合物(3)和(4)由GC/MS(Hewlett Packard 5992 B)和P31-NMR测得。

国防研究所

化学系

约翰·桑德森(签名)

附录六

国防军团

什皮兹 A C 实验室

[原件：德文]

1984年3月22日，什皮兹

化学武器物质 / 第二号样品

- 分析的样品为大约 0.5 毫升的褐色液体。
- 根据质谱， ^1H 、 ^{13}C 和 ^{31}P 核共振谱，以及气体色层谱的分析，样品含有大约 50% 的塔崩，和大约 20% 的氯苯。剩余物似乎包括水解物和其他杂质。
- 没有测得其他化学武器物质。

附 录 七

[原件：西班牙文]

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医生检查的病人情况报告，附有关
临床记录

1984年3月14日至17日检查的病人

1. Hamid Reza Rezayee, 30岁。

前一天在赛义德车站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左臂外侧表面可见两个形状不规则的大水疱。 阴茎上还有一些水疱，右眼外角有一些小水疱。 严重睑水肿。

2. Mostafa Hezardastan, 40岁。

前一天在赛义德车站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左腕有大水疱，左臂有椭圆形、长度为10厘米的巨大水疱。 阴茎极度水肿。腋下有些深色红斑。

3. Mohsen Sharif, 28岁。

前一天在赛义德车站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羞明，结膜炎，睑水肿；右股内侧表面、左臂和阴囊上有大水疱。

4. Mohamad Abbas Asi, 24岁。 Pasdar (革命警卫队战士)。

五天前在马杰农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整个背部的皮肤脱离，但并没有完全同皮下细胞组织剥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里面已经空了的巨大水疱。

5. Ragabi Samad, 22岁。

五天前在马杰农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呼吸困难，严重的气管刺激和充血。 阴囊和阴茎的皮肤坏死呈炭黑色。 面部有腐烂。 左腋下呈黑色的红斑。 从脐下横线开始，包括臀部和上肢的表面有严重的红斑。 生殖器呈黑色。 白血球虽然没有减少，但淋巴球减少。 每立方毫米有300枚淋巴球。

6. Hojat Dastanjani, 22岁。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五天前在马杰农受伤。 估计他在炸弹爆炸5—6米的地方。 看到爆炸后释放出刺鼻气味的深色气体。 20分钟以后他开始恶心呕吐。

严重结膜炎，羞明。 因气管损伤和急性肺水肿而呼吸困难。

双臂都有水疱。 腹泻并伴有直肠出血。

观察的当天，病人白血球2,500，淋巴球为6。

7. Aliyar Eslampanau

五天前在马杰农受伤。

进入阿瓦士的塔夫蒂诊疗所。

腋下、阴茎和阴囊有严重黑皮病，两肢内侧表面略轻。 左臂有水疱和皮肤脱离。 鼻部受损害结痂。 X光检查证明患支气管肺炎。 观察的当天，他有6,400白血球，但白血球组成中没有淋巴球。

8. Sourab Noroozy , 24岁。

五天前在马杰农受伤。

进入阿瓦士的格莱斯坦医院。 躯体广大地区的皮肤，特别是额部、颈部、胸部、手臂和腹部，发生部分表皮脱离和剥离，其他部位还有水疱。 肺水肿，呼吸十分困难。 一般状况极差。 因胸壁内有气体，可闻呼轧音，可能是由于气性坏疽造成。 检查的当天，白血球数为300。 病人当天晚上死亡。

9. Hassan Ali.

18天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只称胸部和双手发痒。 无水疱和红斑。

10. Ali Deldar , 30岁。

18天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羞明流泪，结膜炎。 颈、胸、腋窝、阴囊、腹部和膝弯处有暗红斑损害。
无水疱。

11. Hassan Sangari , 43岁。

18天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在背部、腋窝、阴囊和膝弯处有接近黑色暗红斑。 白细胞4,400，淋巴细胞30%。

12. Hassan Jaridan , 27岁。

18天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腋窝和手臂上有暗红斑；躯干留有深红色水疱痕迹。经化验白细胞4,100，淋巴细胞35%。

13. Eshtagh Deldar, 16岁。

18天前受化学战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严重结膜炎。阴囊外表有暗色红斑和水疱。手上有丘疹。

14. Hassan Pordel, 26岁。

18天前受化学战剂之害。

当日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腋窝、肘弯处、颈和左腿上有深红色红斑。

15. Hossain Baghshizadeh, 18岁。

18天前受到沾染。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阴囊和阴茎出现严重黑皮损害症状。

16. HomaYoun Amirkhani, 22岁。

8天前受到沾染。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面部、腋窝、胸部和腹部有深红色红斑，腹部红斑扩展至脐下横线以下，达到腹股沟和阴囊。喉痛。口腔内有粘膜疹和水疱。经化验白细胞为4,100。

17. Hosseynaly Alibabai, 33岁。

6天前受到沾染。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躯干、腋窝和面部有广泛的紫色红斑。 检查之日的白细胞计数为12,800。(粪便中有阿米巴)。

18. Eskandar Heydari, 18岁。

18天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肘弯处有深红色红斑。 白细胞5,200。

19. Abbas Nadimi, 58岁。

18天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拉巴菲·内贾德医院。

重度结膜炎。 颈、腋窝后部、肘弯处、阴囊和手臂上有青紫色红斑。

20. Abdelsarch Alhamidavy, 40岁。

17日前受沾染。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双手皮肤脱离, 全身40%的皮肤表皮脱离。 气管阻塞, 下唇有痂状损伤。 臀部和阴囊皮肤坏死。 白血球2,000枚。

21. Hassan Tayi, 16岁。

15日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右臂皮肤出现严厉红斑和剥露, 左肩、左臂、阴囊、阴茎和下腹部出现酒红色红斑。 右上臂和右肩出现水疱。 白血球16,000枚。

22. Ghdamera Rezerzaden 16岁。

5日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极为严厉的眼结膜炎。眼睑溃疡。上股内侧部、阴囊和阴茎出现酒红色红斑。接触和搬动时引起剧痛。胸部出现红斑，由轻微隆起、大多数互相融合、面积只有几毫米的初级损伤组成。在检查病人的时候，白血球为5,700枚。

23. Khodanorad Hemati, 35岁。

5日前受沾染。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脐下线以下出现深色红斑，延展至上股、阴囊和阴茎。胸部出现表皮脱离的损伤。脸部多处出现皮肤脱离。严厉眼结膜炎。白血球4,500枚，血小板50,000枚。

24. Ahmad Esmalli, 20岁。

5日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极为严厉的眼睑水肿。脸部、阴囊、阴茎和臀部出现红斑、水肿和水疱。白血球5,000枚，血小板120,000枚。

25. Mohamed Hassan-Koukavian, 18岁。

5日前受化学战物剂之害。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病情极为严重。呼吸十分困难。全身皮肤出现许多水疱和皮肤脱离。阴茎全部变黑。X线照片上出现双边支气管肺炎阴影，左侧出现局限性肺炎阴影。白血球250枚，血小板50,000枚。

26. Abdolkorim Reaisi, 30岁。

5日前受沾染。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严厉眼结膜炎。眼睑水肿。脸部、颈和臂出现红斑和水疱。阴茎和阴囊也受到影响。由于喉和气管损伤，发音嘶哑。双边支气管炎；直肠出血。病人在受检查时的白血球只有600枚。

27. Keranatolan Soleinavi, 17岁。

5日前受沾染。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脸部、躯干和双臂出现酒红色红斑。双臂和双手出现水疱。白血球计数5,350枚。血小板100,000枚。

28. Ghorboneili Karinion, 20岁。

5日前受沾染。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脸部、双臂、胸部、上股和生殖器官发生表皮脱离，只有在脐部和阴部之间一条狭小带状皮肤（大约2厘米宽）仍然健康。白血球计数为6,400枚。血小板60,000枚。

29. Kazem Maydabadi, 19岁。

脸部表皮剥露。阴囊皮肤完全脱离。鼻侧和颈背出现水疱。臂弯有深色几乎发黑的红斑损伤。肠内出血。白血球7,400枚。血小板130,000枚。

30. Ali Akbou Soltoni, 28岁。

5日前受沾染。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剧烈呼吸困难。 血痰、多痰。 手上有红斑和水疱。 脸部、躯干和双臂表皮剥露。 白血球计数为2,100枚。

31. Eaghén Nodavi, 21岁。

5日前受沾染。

进入德黑兰沙希德-莫塔哈里医院。

脸部表皮剥露和生痂。 全身出现酒红色红斑。 病人左上股的后背有七个水疱，最大的一个水疱的直径为4厘米，疱顶高3厘米。

检查之日的白血球计数为6,600枚，但两天前的计数为2,000枚。

1984年3月18日受检查的病人

(阿瓦士)

32. Mehran Kafashan Toosi, 22岁。

前一日受沾染。

进入阿瓦斯塔夫蒂诊疗所。

眼结膜炎、流泪、鼻溢、流涎。 双臂和舌有轻微震颤。 瞳孔强直。 瞳孔开大（曾经注射阿托品）。 轻微呼吸困难。 血液内乙酰胆碱酯酶浓度为470（正常值为1,900至3,800）。

33. Moharam Forghany, 38岁。

前一日受沾染。

进入阿瓦斯塔夫蒂诊疗所。

恶心、呕吐、腹绞痛、出汗、瞳孔缩小。 瞳孔直径大约为1.2毫米。 心搏徐缓，虽经注射大量阿托品，但心搏每分钟仍为59次。

34. Hosein Saidi, 23岁。

前一日受沾染。

进入阿瓦士塔夫蒂诊疗所。

震颤、流泪、瞳孔缩小。心搏徐缓，心搏率每分钟55次。

35. Abas Saidi

前一天受沾染。

进入阿瓦士塔夫蒂诊疗所。

嘴唇和手足震颤。大汗淋漓，流满脸面和全身。泪流满面。呕吐、腹部绞痛、
尽管使用阿托品治疗，但瞳孔仍然紧缩。

36. Asghar Resayut

前一天受沾染。

进入阿瓦士塔夫蒂诊疗所。

瞳孔缩小，直径1.5毫米。眼调节麻痹。乙酰胆碱酯酶值703(他已经注射
30毫克的阿托品)。

37. Asadolah Ashrafi

前一天受沾染。

进入阿瓦士塔夫蒂诊疗所。

恶心。结膜炎、瞳孔缩小、眼调节麻痹(他曾经注射大量的阿托品)。

1984年3月14日

胡尔乌尔霍韦泽赫区

未经住院但曾被看到和接受检查的病人

1. 爆破器材技术员

病人前臂的外侧边缘和内侧有一片长约12厘米、宽约8厘米的赤色红斑,是因一颗去掉信管后不能爆炸的炸弹内的一滴液体引起的。

2. 技术员的助手

左手拇指有两个长约2厘米的水疱,一个宽0.5厘米,另一个宽0.25厘米。左手食指、中指和小指也都有较小的水疱。左脚距骨前有一个直径约1.5厘米的水疱。

3. 一名士兵

面部、颈部和双手有直径约2厘米的丘疹,边沿黝黑。这是一颗炸弹离该名士兵约150米处爆炸两天后发作的,当时该士兵嗅到一股强烈的大蒜味。

4. 另一名士兵

只在颈背出现一块严重的黑皮区。
